



## 1 相识少管所

1986年5月,黄济人前往少管所讲课。课后,他提出要同几名少年犯谈谈。所里介绍了五名少年犯,三女两男,小爱是最后一个被叫来的。短短的头,脸色比别人更为苍白。她走进来放下小凳子,喊了“报告”后,坐了下来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黄济人问。

她抬起头,我惊异地发现,她的眸子是黄褐色的,目光有些散,但毫无疑问地带着挑衅!她直视着黄济人,慢慢说:“小爱。”

“小爱!忍痛割爱?”黄济人想使气氛轻松一点。

但他失败了,小爱紧盯着他。探询?疑问?不,是恨!我在心里暗自揣摩。

“你多大了?”

“十七岁。”

“什么时候进来的?”

“十五岁。”

“判多少年?”

她终于垂下眼皮,低下头。至此,一切问话她都用顽固的沉默来回应。正当我们想叫她走时,我发现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下巴掉在水泥地上。我的心颤了一下。

我翻看了她的案卷:报复杀人罪,无期徒刑。案情是1983年5月,因当地民警拘役过她,她便伙同一个刚满18岁的男犯将炸药放在民警家窗台上,引爆,炸坏了家具,民警轻伤。同案犯被枪毙。

“报复杀人!”我联想起她目光里的恨。她在恨什么呢?

## 2 二次结缘

“我恨一切人!”

“为什么!”

“社会对我不公平!”

这是我第二次去采访时,她终于对我说出的话。

那是初访的20天以后,我被允许单独采访她。她来了,和上次一样,提着个小凳子,喊了声“报告”,便坐下了。

还是那种挑衅的目光,但这次是对着我来的。我望着她,没有贸然发问,也没有移开目光。她终于又垂下了头。

我说:“小爱,我来了。我想,首先你应该相信,我并不是来采访一个女犯人。那天,你的眼泪打动了我,我只是想再来看看你。如果你愿意,可以给我聊聊你来这里以前的生活。”

她慢慢抬起头,眼眶里转动着晶莹液体。她望着我,已没了挑衅的意味。“我要有个姐姐就好了。”她轻轻地。这没头没脑的话,让我为之一怔。

“你没有姐姐?”

她摇头。

“你想有个姐姐?”

“嗯!那时如果我有姐姐,她会告诉我哪些事做得、哪些事做不得。那,就不会……”

“你妈妈呢?”

“我没有妈妈!”她咬住了下唇。

“你爸爸呢?”

“我从来没见过我的亲生父亲,但继父对我很好,爸妈离婚时,我选择了跟继父……”

## 3 她的故事

1968年,小爱出生在绵阳外婆家。8个月后,她的母亲扔下她自行回广元了。刚记事,她就发现,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疼爱,而她只有外婆护着。每当看见别家孩子在父母身边撒娇撒欢时,她就渴望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蹦跳在父母身旁。

她常常无端被小舅舅毒打,邻家的孩子也欺负她。一到这时,她就躲在被窝里想:要是妈妈和爸爸在,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!后来,好不容易把妈妈盼来,她藏了好多好多的话想告诉妈妈,可妈妈除了带来吃的穿的,脸却是冷冷的。好几次,妈妈走后,就把妈妈带来的东西扔在地上,用脚去踢。

“后来,我从邻居那里听说,我不是父亲亲生的,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,我觉得这个世界上,没有一个人疼我,于是,我恨,恨一切!”

“在学校,没有同学和我亲近,我也不和他们亲近。谁惹我,我就狠狠地打。要是在家被舅舅打了,我就到学校打同学泄愤。就这样,我在学校成了连男同学都怕的野女子。”

老师同学连连上门告状,外婆感到自己管不住了,就把她送到广元父母家。

有了自己的家,她感到和别的孩子一样了,想变好,发誓改变恶习,做个好学生。她努力学习,几次考试下来成绩优良。但一些同学“欺生”,常找她的麻烦。开始她还忍着,可越忍对方欺负得越厉害,于是她决心教训一下对方。她看准班上一个叫“幺妹”的是最凶的,便狠揍了对方,“幺妹”降服了,提议和她

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 
我试图改变一个少女的思维定式

# 一个记者 与女少年犯的 人生际遇

□陈薇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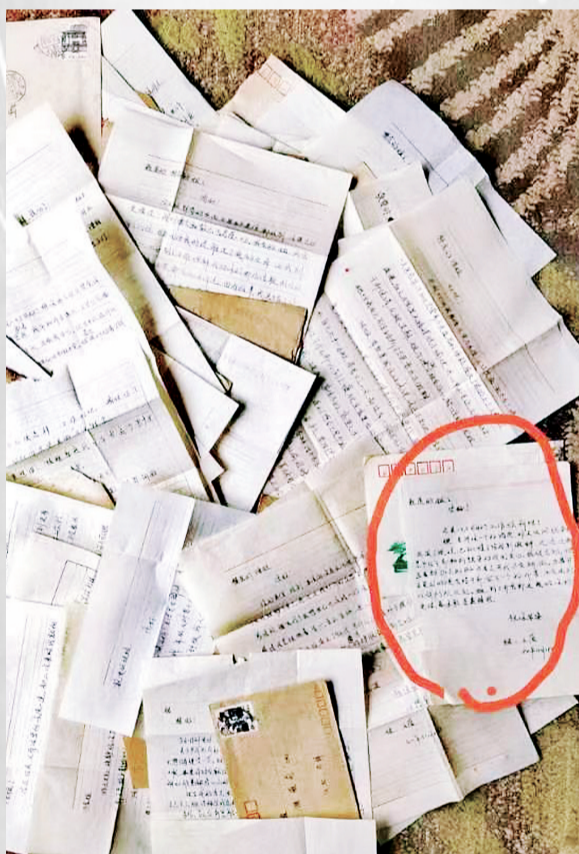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——我试图改变一个少女的思维定式,还试图成为改变她命运轨道的那只手。

少女叫小爱(化名),那年17岁,是重庆市少年管教所的女少年犯,刑期是无期。

和她相识是1986年5月,那时我是重庆晚报记者,接到采访任务:随著名作家黄济人探访重庆少年管教所。意外的是,这次原本只是随行记者的我,竟遭遇了生命中一次难忘的无血缘的“姐妹情缘”。随后的几年,我毫不吝啬地投入了真感情,频繁的书信往来,还成为探监日去探望她的“亲人”。

功夫没有白费。据少管所管教干部介绍,她变化很大,还受了嘉奖并获得了减刑,从无期改为有期徒刑17年。

37年过去了,每每想起和她的缘分,依旧心难平静。



当年的信件



小爱(左一)在我家,和我与姐姐(中)。

交朋友。想不到对方是在社会上“打滚儿”的人,将小爱介绍给了那些“朋友”。

由于和社会上的“朋友”混,小爱的学习成绩急速下降。开始,她还怕给妈妈说成绩,可鼓起勇气告诉妈妈后,妈妈却只是淡淡地说:“只要你听话,不往外跑就行了。”于是,她又开始了放任自己。

此后一年,父母离婚,她跟了继父。继父是豫剧演员,常年在外出演,她就常在家里请“朋友”胡闹。学校对她提出警告,她干脆自己退了学。她打架日益出名,又讲义气,就这样,她在那一带出了名。

1983年5月30日晚,邻居男娃儿李某来找她耍。他问她很好,问她:“这世界上,你最恨谁?”“张民警。那天同伙们偷了钱,我分了赃。一个男娃儿被抓去吐了,他把我抓去,用手铐铐我,我痛惨了,非要报复不可!”

小爱的话引起李某的同情,他也被张民警抓过。两人越说越气,决定一起报复。李某说家里有炸药,是他爸用来炸鱼的。于是,他们拿来炸药,安上雷管,深夜两点,将炸药放到张民警家窗台上,引爆后跑了。

“说真的,我们根本没想到,这竟犯了死罪……”

她一口气谈了近两个小时,由于激动,脸上出现两团红晕。听完她的话,我心里堵得慌,直觉眼泪就要往外涌。

离开时,我轻轻对她说:“小爱,我比你大,你就叫我姐吧。”她愣了一下,咧嘴笑了。

## 4 自由的一天

不久,我收到了她的来信。

“姐:你好!来信收到,还有书。我读信后,心里很感动,只恨相见晚。您能在百忙中给我来信,我十二分的感谢。您那一封信,让我内器受过创伤(受过创伤的内心)又慢慢复活。姐,我问您一个问题,您能回答我吗?为什么别人的父母疼儿女,我的生身父母不疼我呢?”

捏着这封信,我一阵心酸。是啊,为什么?我从小就知道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,这还是平生第一次知道“可怜天下儿女心”!我回答不了她的问题。但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,列举了许多无娘儿女的奋斗史,希望她做一个自强不息,并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。

几个月后,我又去看望她。她告诉我,“管教所有规定,只要一季度内不违反监规,并得到‘双百分’,就可由家长带出去自由要一天。”我心动了,对她说:“希望你挣个双百分!”这年四季度,她果真得了双百分。我向管教干部提出要求:希望能以家长名义,带她出来要一天。所里同意了。

那天是1987年1月12日,我去接她。跨进女队大门,就听见几个同监的在喊:“小爱,你姐来了!”我抬头往她们寝室望去,她站在门口,看上去有些发呆。只一阵子,她飞奔下楼,到了我眼前,她站住了,脸兴奋得红扑扑地说:“姐,你真的来了,没骗我!”我伸手拧了一下她的脸蛋,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说。

对我来讲,那不过是极普通和平凡的一天:逛商店,买了一些我认为她需要的东西,然后她说想回家,我们便乘车回到我的家。

爸爸正在修理旧钟,妈妈在厨房忙些什么。侄女儿坐在床上摆弄玩具,见我回来,直扑我而来——这是我们家平平常常的生活,小爱却显得很兴奋,这个屋走走、那个屋看看,还不停地问这问那。

见她气色不佳,我问我:“刚才不是给你买了口红和粉吗?为什么不可以擦一点?”她立即奔入我的房间,对着镜子抹起粉来。一会儿,她出来了,脸上红扑扑的,精神好多了。“有家的生活真好哇!要是能再过这样的生活,要我干啥都行。可惜,我还有那么长的刑期……”

她低头看着脚尖,很有些泄气。我抓着她的手说:“你才17岁,干啥都还来得及。只要好好改造,争取减刑,出狱后你一定能过上想要的生活。”

“那好,我争取!”

该返队了。我送她到少管所门口,她突然回头说:“姐,你不怕我跑了吗?”我一下子怔住了!说实话,最初我是担心的。她那么野,万一跑了怎么办?但潜意识里,我还是相信她不会辜负我。我将这些想法如实告诉了她,她说:“虽然我很坏,有许多恶习,但我决不会辜负真正对我好的人!”

这年4月,小爱接到减刑通知书。她给我来信说:“姐,我这人是不轻易(易)流马尿水的,我觉得没出息。可捧着减刑通知书,我哭了!17年,在人生的长河中可能不算短,但对于我来说,它毕竟是有了哇!”

(作者系重庆资深媒体人)

### 后记

### 失联的那个“妹妹”

1994年底,小爱在信中告诉我,她收到获得假释的通知了。大约1995年春节前,我接她走出重庆少管所,她爸妈将她接回德阳的家。记得我收到她最后一封信是1998年左右,她说她在开出租车,信中吐露出生活艰辛的感慨。

之后,我也陷入报社工作的忙乱中。后来我想起问问她的近况,打她的电话已停机,写信给她原来的地址,亦无回音。不知何故,她和我失联了。